

MEISEN TANTAN

梅森探案
MEISENTANAN



拘谨的被告 大胆的圈套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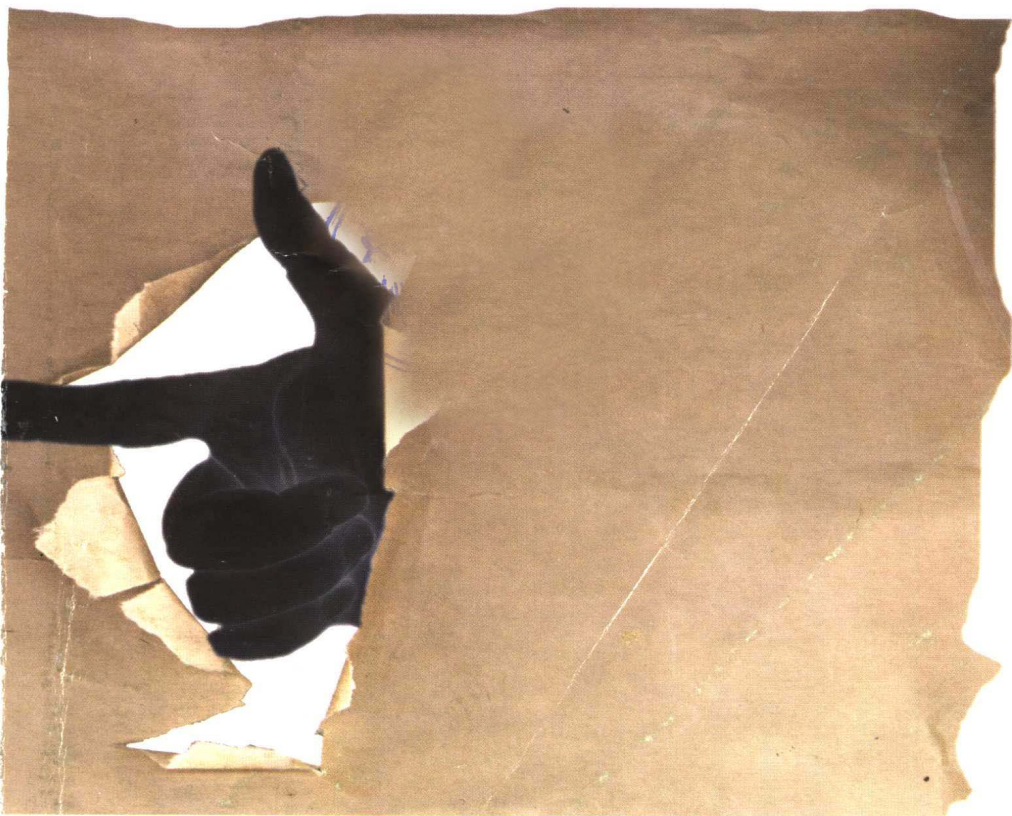


拘谨的被告 大胆的圈套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刘占勋 印远方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拘谨的被告;大胆的圈套;/(美)加德纳著;刘占勋,
印远方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1
(梅森探案)

ISBN 7-5014-3105-1

I. ①大…②拘… II. ①加…②刘…③印…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8230 号

拘谨的被告 大胆的圈套

原 著:[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责任编辑:鲁玉容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96 千字

印 张:12.87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3105-1/I·1319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3.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3 - 2835 号

Erle Stanley Gardner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The Case of the Demure Defendant
拘谨的被告

THE CASE OF THE DEMURE DEFENDANT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 1956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Renewed 1984 by Jean Bethel Gardn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bson and Hugh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3 - 2834 号

Erle Stanley Gardner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The Case of the Daring Decoy
大胆的圈套

THE CASE OF THE DARING DECOY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 1957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Renewed 1985 by Jean Bethel Gardner and Grace Naso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bson and Hugh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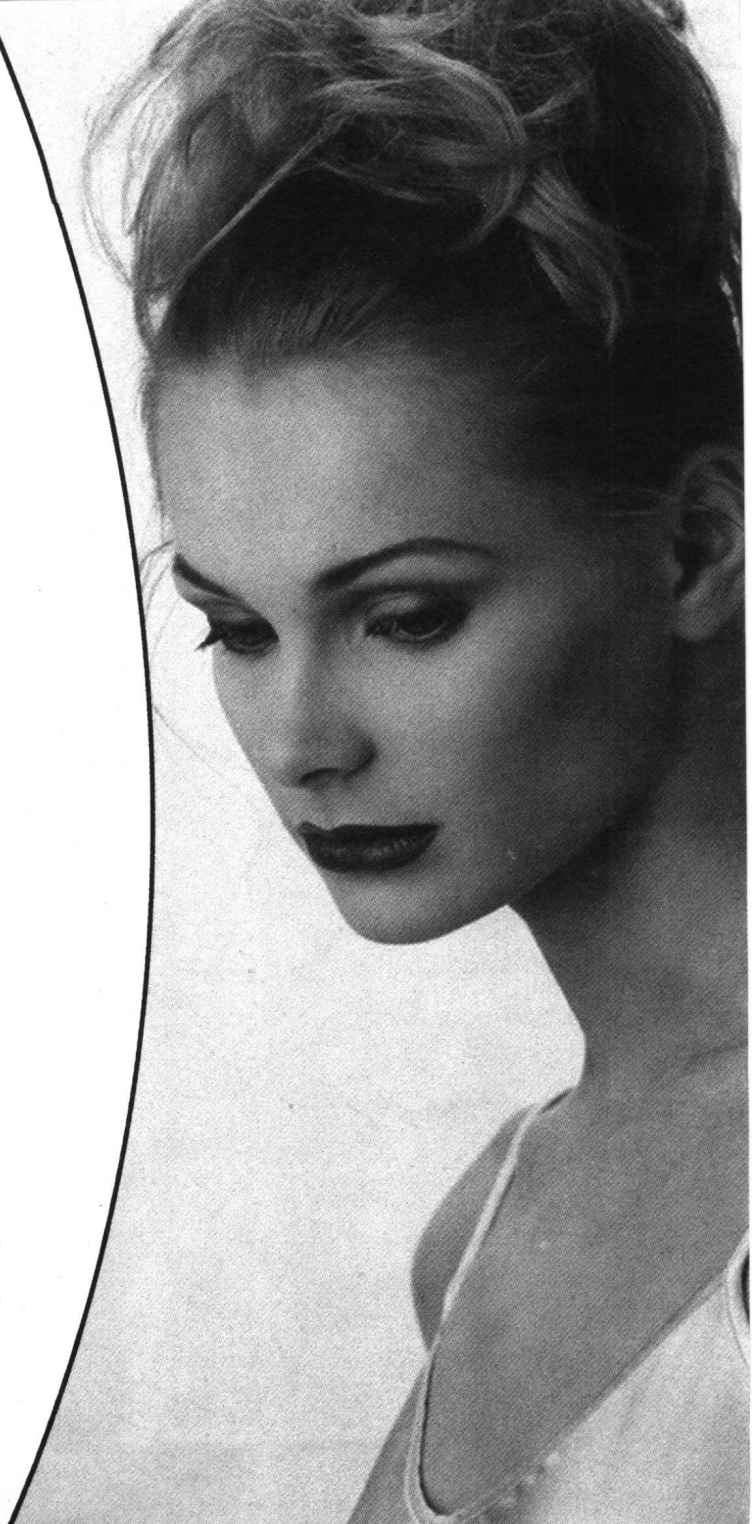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拘谨的被告

“你是否曾恨过什么人?”“恨过。”“男人还是女人?”“男人。”“那个男人是谁?”“他死了。”“何时死的?”“今年初夏。”“他怎么死的?”“我杀了他。”“你是怎么杀的他?”“下毒药。”正在给年轻女子内丁做催眠法治疗的德纳尔医生万万没想到会引出这样的结果,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了两难境地:若不向警方报告此事便犯有包庇罪,但职业道德又不允许……他找梅森进行咨询,一个曲折精彩的故事便由此拉开序幕。

大胆的圈套

康韦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正为原公司职员法雷尔向他发起的一场股权之争而烦恼。正在此时,一个声音甜美的女士打来电话,声称可以提供一份用以击败法雷尔的情报,并指定了见面地点。康韦小心翼翼地去了那个旅馆,与此同时他就进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使自己成为杀人嫌犯……且看梅森如何为他洗冤。



拘谨的被告

刘占勋 译

BEI GAO

JU JIN DE

第一章

那女孩躺在病床上，左臂张开着，药效已经发作了。

坐在女孩旁边的那个男人手里握着录音机的麦克风。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当那个男人的声音被记录下来时，录音机上绿色的指示灯波浪般跳动起来。

他用左手轻微调动了一下录音机的音量。他的声音——平静又不失懈怠，流露出足够震慑的威严而又不显强制，以免激起那女孩儿潜意识中的对抗——缓缓地又重复了一遍同一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昏睡中的女孩微微一动，眼睑闪动了几下。

男人的声音没有丝毫的烦躁，依旧是那样的平静，不容置疑且锲而不舍。“你叫什么名字？”

终于，女孩的双唇动了。服药后所产生的睡意使她的声音含混不清且难于辨别。

“你要大点声讲话，”屋里又响起那个男人不懈的声音，劈开所有的阻碍直接击中那女孩儿的知觉，“大声点说。你叫什么名



字？”

“内丁。”

“好些了。你的全名是什么？”

“内丁。”

“你的全名。”

“内丁·法尔。”

“内丁，你还记得请我帮你做催眠疗法吗？”

她打了个哈欠。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保证过会配合我治疗吗？”

“是的。”

“你会配合吗？”

“是的。”

“动一下你的右手，内丁。”

她动了一下右手。

“好的。现在，举起你的右手。”

右手动了一下但没有举起来。

“举起你的右手，内丁。内丁，举起你的右手。举起你的右手。”

右手被慢慢举起。明显可以看出她在努力去做。

“举高一些。举高一些，内丁，再高点。”

手又被举高了一些。

“好了。现在，放下手。对我说实话，是否有什么人让你憎恨？”

“现在没有。”

“有人恨你吗？”

“现在没有。”

“你在恋爱吗？”

“是的。”

“你是否曾恨过什么人？”

“恨过。”

“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

“那个男人是谁？”

“他死了。”

“内丁，我是德纳尔医生。我在为你治疗。你对我完全信任吗？”

“是的。”

“你愿意告诉我关于你的一切吗？”

“愿意。”

“你打算告诉我全部真相吗？”

“我想是的。”

“你愿意说真话吗？”

“我……愿意。”

“有一个人你曾恨过？”

“是的。”

“他死了。”

“死了。”

“何时死的？”

“今年初夏。”

“他怎么死的？”

药物控制下的女孩轻松自如地答道：“我杀了他。”

德纳尔正在思考下一个问题，闻听此言，身体猛然抽动向后

一闪，仿佛那昏睡的语言像拳头般击中了他。他扫了一眼护士，她此刻正站在那个装有蒸馏水和纳喷妥撒药物的烧杯旁。被精心测量过的药液正以一个恰到好处的速度滴入那女孩的静脉，使她始终徘徊在就要完全失去知觉的罅隙的边缘——那是一种药物控制下的近乎于熟睡的无意识状态。这种状态会使她无力聚集足够的脑力去撒谎。

“内丁，你认识我吗？”

“我认识。”

“你信任我吗？”

“信任。”

“内丁，你必须对我说实话。”

“我在说实话。”

“你恨谁？”

“莫舍叔叔。”

“你指的是莫舍·希格利吗？”

“是他。”

“恨你的那个男人是谁？”

“莫舍叔叔。”

“他死了？”

“死了。”

医生又一次扫了一眼护士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他迟疑了，然后说道：“内丁，告诉我实情，他是怎么死的？”

“我杀了她。”

“你是怎么杀的他？”

“下毒药。”

“你为什么杀他？”

她答道：“我不得不离开。”

“离开什么？”

“消失。”

“为什么？”

“那样约翰就不能爱我了。”

“谁是约翰？”

“约翰·阿韦顿·洛克。”

“你爱的人是谁？”

“约翰。”

“约翰·洛克？”

“是他。”

“他爱你吗？”

“爱。”

“你叔叔莫舍是三个月前死的吗？”

“我杀了他。”

“怎么杀的？”

“用毒药。”

“什么样的毒药？”

“药片。”

“你从哪儿弄到的毒药？”

“它就在哪儿。”

“你把毒药怎么处理的？”

“扔到湖里了。”

“什么湖？”

“土姆贝湖。”

“湖的什么位置？”

“从码头上扔的。”

“是丢到湖边还是扔到湖里的？”

“扔到湖里的。”

“是装在盒里还是瓶里？”

“瓶里。”

“是药液还是药片？”

“药片。”

“瓶子漂在湖面上吗？”

“我在瓶里放了铅弹。”

“你从哪里弄到的铅弹？”

“我切开了莫舍叔叔的猎枪子弹。”

“切开了几个？”

“两个。”

“空弹壳是怎么处理的？”

“放在了用来挂枪的柜子的后面。”

“你是否曾对人讲过此事？”

“没有。”

“你从哪里弄到的毒药？”

女孩的回答含混不清。

“内丁，你从哪里弄到的毒药？”

她的双唇动了动，舌头发出了声响，似乎在努力表达某些复杂的语句。可骤然间，她仿佛意识到要付出的努力实在太太，便悄然入睡了。

医生向护士示意她应该停止给药了。

“内丁。”

没有反应。

“内丁。”叫声又大了些，“内丁，听我说。动一下你的右手，内丁。”

还是没有反应。

“内丁，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孩一动不动。

德纳尔医生用拇指撩起她的眼睑，看了看她的眼睛，松开了手。

他伸出手关掉了录音机。

“她会睡上一会儿，”医生说，“当她醒来时，她可能会意识到了本不想说的话。她可能会变得激动、烦躁。这种情况你是清楚的，克利夫顿小姐。”

护士点了点头。

“你应该明白这里所有的谈话都是职业性的，而你，作为一名护士，在任何情况下，不可对外泄露所听到的任何事情。”

护士抬起头，迎向他的目光。“你准备报告此事吗？”她问道。

“向谁？”医生冷冷地问道。

“向警察局。”

“不会。”

护士不再说什么了。

德纳尔医生把录音机的电源插头从墙上的插座上拔下来，给它盖上盖，转过身对护士说道：“我要把她留给你照顾，克利夫顿小姐，要确保她安静地不受打扰地休息。注意为她保暖。你要不时地检查她的脉搏。我早就给过你处理各种并发症的详细方案，你知道我们的常用方法。”

护士点了点头。

“我要出去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回来。”医生说，“我想她几个小时之内是不会醒来的。如果她真醒过来且想要和你说话的话，记住不要跟她谈论任何事情。就告诉她让她去睡觉。你要记住你在这儿是行使你作为一名护士的职责，而且不能对



任何人讲起这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他期待着护士的目光。

她极不情愿地抬起目光。“当然，医生。”

德纳尔医生走出了检查室。这是一个精心建造的房间。在医护人员的控制下，它没有普通医院的白瓷砖墙壁给病人的那种刺眼的冷峻。尽管房间有更明亮的照明设施，可在只用那些小射灯时，房间就显得非常柔和。室内的温度是精心控制的，而且它的墙壁全部都是隔音的。

第二章

佩里·梅森正要离开办公室想结束下午的工作，德拉·斯特里特，他的秘书，对他说：“罗格伯特·P·德纳尔医生正在外间办公室等着见你，头儿。从他敲门的声音来看事情似乎很急。我告诉他已经五点多了，而且——”

“他想要干什么？”梅森问。

“他说必须马上见你。他拿着一件很重的像仪器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像录音机。”

“我见他，”律师说道，“德纳尔医生要是没有很重要的事情是不会匆匆忙忙亲自跑到这儿来的。”

“跑到这儿来？”德拉·斯特里特不解地扬起了眉头。

梅森点了点头。“否则他会先打电话的。如果医生太激动而没打电话，那就意味着事情非常、非常紧急。让他进来，德拉。”

德拉·斯特里特转身向外走，却看见梅森示意他回来。“让我出去亲自请他进来，德拉。职业礼貌，是吧。”

梅森向后推了一下他的转椅站了起来，移动他高大的身躯向外间办公室走去。



“你好，伯特。”他向德纳尔医生问候，“什么事让你如此匆忙？”

德纳尔医生起身和律师握了下手，紧张地说：“佩里，我需要法律咨询。”

“没问题，”梅森说，“到里面谈。”

梅森领着医生进了办公室。

“我想你认识德拉·斯特里特，我的秘书。”

“当然认识。”德纳尔医生说，“你好，斯特里特小姐。”

“如果你不介意她会留下来，”梅森说，“我希望她留下来做纪录。”

“完全没问题，”德纳尔医生说，“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我在此是向你进行法律咨询，而且我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必须得到最严格的保密。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也可以信任你的秘书，但目前的处境让我不知所措。我需要你的建议。”

梅森举起手大大地挥了一圈，示意房间四周的墙。“你是坐在律师的办公室里，伯特，一个四面环墙的办公室。你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将被保密。”

“假如，”德纳尔医生说，“你发现我们的法律中有一些技术上的局限性不足以保证人们交流的安全，假如我可能会对你说起的某些事情属于一种例外，而且——”

梅森打断了医生的话：“法律对什么样的职业交流可以保密有明确的规定，伯特，而这方面的法律我不想劳心去研究它，因为就我而言，当事人对我所讲的‘任何事情’都是要保密的。”

“那我先谢谢你。”德纳尔医生说，他霜雪般的蓝眼睛闪烁着冷冰冰的幽默，“那么现在，我想了解那方面的法律。”

“哪方面的法律？”

“保护私人交流的法律。”